



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
爱国教育第一课

BAOFENG
ZHOUYU

暴风骤雨

教育部 中央电视台 联合推荐



周立波◎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
爱国教育第一课

【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

暴风骤雨

周立波◎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暴风骤雨 / 周立波著 ; 李天舒改编. — 2 版. — 长春 :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11
(开学第一课)

ISBN 978-7-5387-3279-5

I. ①暴… II. ①周…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 缩写本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5425 号

出品人 陈 琛
出版策划 赵 岩
责任编辑 王 峰
插图绘制 杜佳钰
责任印制 杨俊红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开学第一课
暴风骤雨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00×1000 毫米 1/16 字数 / 85 千字 印张 / 10.5
版次 / 2011 年 5 月第 2 版 印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14.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作家卡片



周立波(1908-1979),
原名周绍仪,字凤翔,又
名周奉悟。湖南省益阳
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编译家。一九〇八年八
月九日,周立波出生于
益阳县邓石桥清溪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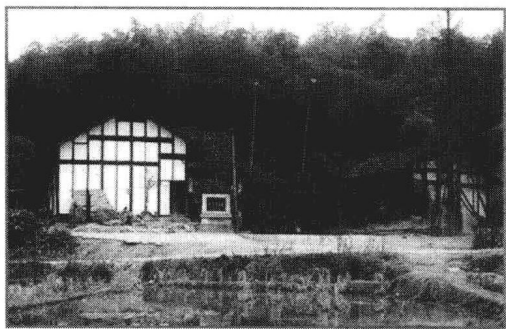
个私塾教师家庭。一九二四年秋考入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在师长王季范、徐特立等影响教育下,思想追求进步,喜爱新文学。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辍学回县在高小任教。一九二八年春随周起应





(周扬)到上海,后考入江湾劳动大学经济系学习,参加革命互济会活动。一九三〇年春因散发传单被校方开除。不久返乡,开始从事文学写作和翻译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立波在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日战争工作,任战地记者,写出大量报告文学与散文集。一九三九年任《救亡日报》编辑,一九四四年任《解



放日报》社副刊部副部长并主编文艺副刊。一九四七年开始创作其最重要的作品《暴风骤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沈阳鲁迅艺术学院研究室主任、政务院文化部编审处负责人、湖南省文联主席兼中共党组书记等职,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连续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并兼《人民文学》编委和《湖南文学》主编。

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荣获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湘江之夜》获全国短篇小说一等奖;周立波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主义乡土文学作家,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他回家乡创作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二十多篇乡土短篇小说,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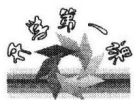
创了乡土文学的新主题、新风格，与同时期的著名作家赵树理享有“南周北赵”之美誉。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周立波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

作品介绍

《暴风骤雨》是一部反映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小说，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写的是东北土改初期，共产党员萧祥率领的工作队到松花江畔的元茂屯进行土改。他们在农民中点燃了群众对地主恶霸的仇恨之火，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以赵玉林为代表的农民觉醒了，他们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对恶霸地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尽管地主韩老六对土改疯狂破坏，但站起来的农民，组织了农会自卫队，终于斗倒了地主韩老六，农民得了土地。在保卫胜利果实，反击胡子的英勇战斗中，赵玉林光荣牺牲。

第二部写的是一九四七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后，元茂屯农会领导力量削弱了，领导权被流氓分子所篡夺。萧祥率领新的工作队第二次下乡，帮助农民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农民在





农会主席郭全海的领导下，整顿了农会组织，掀起了更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清算地主的剥削账、挖浮财、起机器、分土地、清洗暗藏的特务，彻底铲除了封建主义的老根，农民成了农村的主人，最后以郭全海带头参军结束。

小说主要表现的矛盾是农民和地主这两个阵线之间的矛盾。农民这一阵线以赵玉林和郭全海为中心，周围有贫雇农积极分子白玉山、白大嫂、李大个子、刘桂兰、赵大嫂，还有老一辈的贫苦农民老孙头、老田头夫妇和中农刘德山等人；而地主这一阵线以恶霸地主韩老六为首，其他的人有屯里大粮户杜善人、唐抓子和土匪韩老五、特务韩老七以及和他狼狈为奸的管家李青山、狗腿子韩长胜、富农李振江等。小说的情节就围绕着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殊死战斗展开。



人物分析

《暴风骤雨》塑造了以赵玉林和郭全海为代表的农村新人形象，赋予了他们以理想主义的色彩。赵玉林一家在韩老六和日伪反动势力的残酷压迫之下，穷困潦倒，得了个“赵光腚”的绰号。但是他人穷志不穷，为人坚强，有骨气。他加入了共产党，积极参加土改运动，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分配胜利果实时先人后己，他的身上表现出了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道德品质；郭全海的形象是通过分马、参军等几个典型事例来写的，他的精明能干、机灵正

派、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和无限忠于人民革命事业的美德表现得比较成功。

小说还塑造了一些生动的老一辈农民



形象，老孙头最有代表性，也可以说他是全书写得最丰满的一个人物。他走南闯北，见识不少，开朗、诙谐，说话风趣，喜欢卖弄自己的知识。他渴望翻身解放，可是又胆小怕事。他好吹牛，喜欢出头，可是一旦真碰到危险，就急忙往后撤。他善良，可是又有点爱贪小便宜，在分马的时候，他看上了好马“玻璃花”，可是又怕别人看出来，千方百计地掩饰。他身上有缺点，带点江湖气，但是仍然属于积极的农民形象。



第一部

1

一九四六年七月下旬的一个清早，在东北松江省境内，在哈尔滨东南的一条公路上，一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从珠河县动身，到元茂屯去。

赶车的老孙头扭转脸去，瞅瞅车上的人们。他们通共(注：共)十五个，坐得挺挤。有的穿灰布军装，有的穿青布小衫。有的挎着匣枪，有的抱着大枪。他们是八路军的哪一部分？来干啥的？赶车的都不明白。他想，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反正他们会给他车钱，这就得了呗。他是昨儿给人装样子(注：劈柴)进城来卖的。下晚落在王家店，遇到县上的人来雇元茂屯的车，他答应下来，今儿就搭上这十五个客人。不管好赖，不是空车往回走，能挣一棒子(注：一瓶)酒，总是运气。





到了杨家店，车子停下，老孙头喂好牲口，抽了一袋烟，又赶车上道。这会大伙都没说啥话，但也没有休息或打盹。老孙头接二连三地跟那些从元茂屯出来的赶车的打招呼，问长问短，应接不暇。工作队的年轻人唱着《白毛女》里的歌曲。

萧队长没有唱歌，也没有跟别人唠嗑。他想起了党中央的《五四指示》，想起了松江省委的传达报告。他也想起了昨儿下晚县委的争论，他是完全同意张政委的说法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或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废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要一场暴风骤雨。这不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害怕群众起来整乱套，群众还没动，就给他们先画上个圈子，叫他们只能在这圈子里走，那是不行的。可是，事情到底该怎么起头？萧队长正想到这里，老孙头大声嚷道：

“快到了，瞅那黑糊糊的一片，可不就是咱们屯子？”萧队长连忙抬起头，看见一片烟云似的远山的附近，有一长列土黄色的房子，夹杂着绿得发黑的树木，这就是他们要去工作的元茂屯。

大车从屯子的西门赶进去。道旁还有三营修筑的工事。一个头小脖长的男子，手提一篮子香油馃子（注：油条），在道上叫卖。看见车子赶进屯子来，他连忙跑上问老孙头道：

“县里来的吗？”

老孙头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扬起鞭子，吆喝牲口往前走。

卖棵子的长脖男人站在路边，往车上看了一眼，随即走开。他走到道北一个小草房跟前，拐一个弯，只当没有人看见，撒腿就跑，跑到一个高大的黑门楼跟前，推开大门上的一扇小门，钻了进去。

这人的举动，萧队长都瞅在眼里。这黑大门楼是个四脚落地、屋脊起龙的门楼，大门用铁皮包着，上面还密密层层地钉着铁钉子。房子周围是庄稼地和园子地。灰砖高墙的下边，是柳树障子（注：一排丛生的小柳树）和水壕。房子四角是四座高耸的炮楼，上面有黑洞洞的枪眼。

萧队长问老孙头道：

“这是什么人家？”

老孙头往四外瞅了一眼，看到近旁没有别的人，才说：“别家还能有这样宽绰的院套？瞅那炮楼子，多威势呀！”

“是不是韩老六的院套？”

“嗯哪。”老孙头答应这么一句，就不再说了。

这挂车子的到来，给韩家大院带来了老大的不安，同时也打破了全屯居民生活的平静。草屋里和瓦房里的所有的人们都给惊动了。穿着露肉的裤子、披着麻布片的男人和女人，从各个草屋里出来，跑到路旁，惊奇地瞅着车上的向他们微笑的人们。



车子停在小学校的榆树障子的外边。萧队长从榆树丛子的空处，透过玻璃窗，瞅着空空荡荡的课堂，他说：“就住在这，行不行？”

大伙都同意。

工作队的到来，确实是元茂屯翻天覆地的事情的开始。靠山的人家都知道，风是雨的头，风来了，雨也要来的。但到底是瓢泼大雨呢，还是牛毛细雨？还不能知道。就是屯子里消息灵通、心眼挺多的韩家大院的韩老六，也不太清楚。

远近闻名的韩凤岐，兄弟七人，他是老六。他今年四十七岁，因为抽大烟，人很瘦，鬓角又秃，外貌看去有五十开外了。人们当面称呼他六爷，背地叫他韩老六，又叫韩大棒子。伪满时期，他当过村长，秋后给自己催租粮，给日本人催亚麻、催山葡萄叶子，他常常提根大棒子，遇到他不顺眼不顺耳的，抬手就打。韩大棒子的名声，就此传开了。

卖裸子的长脖子男人，瞅见工作队的车子赶进屯子来，急急忙忙跑来告诉韩老六。

“六叔，工作队来了。”

韩老六把烟枪一摔，翻身起来，连忙问道：“来了吗？”

韩老六手忙脚乱，从炕上爬起来的时候，白绸衫子的袖子把烟灯打翻。他的秃鬓角和高额头上冒出无数小小的汗珠。几天



以前，宾县他儿媳的娘家捎封信来说：他们那儿来了工作队，就是共产党，带领一帮穷百姓，清算粮户，劈地分房，不知还要干些啥。得到这封信，韩老六早有些准备。房子、地他都不怕分。地是风吹不动，浪打不翻的，谁要拿去就拿去；到时候，一声叫归还，还怕谁少他一垄？房子呢，看谁敢搬进这黑大门楼里来？唯有浮物，得挪动一下。他的两挂胶皮轱辘车，一挂跑县城里，一挂跑一面坡（注：松江珠河县的一个市镇），忙了六天了，浮物挪动了一半，还剩下一半。没有想到工作队来得这么快。他紧跟着问：“有多少人？都住在哪？”

长脖子说：“十五六个，往小学校那边去了。”

长脖子直着腰杆，坐上炕沿了。平日他在他六叔跟前，本来是不敢落座的，现在知道正是用得着他的时候，他安然坐下，又添上一句：“都挎了枪哩，有擗子（注：手枪），也有大枪。”

韩老六等心里平静一点以后，才慢慢说：“这几天，你加小心吧。”

长脖子答应：“那我知道。”

这长脖子男人名叫韩世才，外号韩长脖，今年二十七岁，生得头小脖长，为人奸猾，是韩老六的远房本家。论辈数，他是韩老六的侄子。韩长脖原先也还阔，往后才穷下来的。他好逛道儿，常要大钱，又有嗜好（注：抽大烟）。后来，抽不起大烟，就扎烟针，



两个胳膊都给烟针扎的尽疙瘩，脖子更长了。伪满“康德”九年间，他缺钱买烟针，把自己的媳妇卖给双城窑子里。韩长脖卖掉媳妇以后，平日倒腾点破烂（注：收买破烂衣物，又卖给人），贩卖点馓子，这不够吃喝，更不够买烟。韩老六有时接济他一点，就这样他成了韩家大院的腿子。屯子里的人都说：“韩老六做的哪一件坏事也少不了韩长脖。”

“这几天，你加点小心。我跟你六婶子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还能带家当进棺材去吗？保住家业，还不是你们哥儿几个的？可要小心，共产党不是好对付的，‘满洲国’时候，一个赵尚志就闹得关东军头痛。”韩老六说到这儿，停了一停，又问道：“你近来有些啥困难？”

韩长脖吞吞吐吐说：“还能对付，就是……”

韩老六没等他说完，就把一小卷票子塞进他的发黄的白布小衫兜兜里，他哈腰道谢，退着往外走。韩老六说：“走了？捎个信给李振江、田万顺，叫他们来这一下。”

2

一个戴尖顶草帽、穿破蓝布衫的人走了进来。这个人看来岁数不小，辛苦生活的深深的皱纹刻在他的眼角上和额头上，嘴巴上的几根山羊胡须上满沾着尘土。一进屋里，他把草帽取下来，



拿在手里，走到炕边，尊一声：“六爷。”大烟冒着香气，烧得滋滋响，韩老六没有回答。

这时又有一个人进了屋。“进来吧，老李。”韩老六热心招呼，连忙坐起来。李振江笑着走进来，把那帽檐耷拉下来的发黑的毡帽摘下来，挨近炕沿说：“六爷，今儿晌午来一帮子人，说是工作队，不知道是来干啥的。哦，你也来了，老田头。”他扭过头去，跟田万顺打招呼，好像才看见他似的。

韩老六从炕桌上拿起一把小小的、有蓝花的日本瓷茶壶，把着壶嘴喝了一口，又轻轻地咳嗽一声，再用他那一双小绿豆眼睛向李振江和田万顺瞅了一眼，才慢慢吞吞地说道：“你俩都去租别人家的地吧，我地不够种了。”

田万顺像是触了一个闷雷，直直溜溜地站在那里，用手紧紧捏着草帽边发呆。韩老六要他退佃，他租不到好地种，还不清拉下的饥荒（注：欠下的账），他跟他的瞎老婆子又得要饭啦。李振江可不大着忙，他皱着两撇宽宽的黑眉，寻思一会儿。他想：韩大棒子又玩什么花招呢？备不住烟土涨价，想加租罢？但到后来，他想到了正题：一定是看工作队来，要找他帮忙，先来个下马威。李振江笑着，眼睛闪出明亮的光来，他说：“地是六爷的，六爷要收，咱没话说。”

韩老六突然笑着爬起来，把他拉到外屋去，跟他悄声悄气说



了一会儿话，田万顺还呆呆地站在里屋，只听见李振江的压不低的粗嗓门说道：“六爷的事，就是姓李的我个人的事，大小我都尽力办。”

往后，除了院里的人们的脚步声和狗咬鹅叫以外，听不见别的声音。李振江走后，韩老六嘴角留着笑容走进来。一见田万顺，就收起笑容，露出一副厉害的脸相。二十多年来，韩老六对待佃户、劳金（注：即长工。吃劳金，是当长工）和旁的手下人，他有一套一套的办法。他的留着一撇日本式的短胡子的黄脸上，有时假笑，有时生气，一双小绿豆眼睛骨碌碌地直逼着你。他吃过饭在屯里溜达，对于穷人的毕恭毕敬的招呼从不理睬，而对于有钱的人，有说有笑，但也绝不吐露一句心里话。“话到舌尖留半句”“对啥人，说啥话”，这是祖上传下的教训，他牢记在心。

这时他躺在炕上，光顾抽大烟，把一个老实巴交（注：老老实实）的老田头晾在一边。韩老六的大老婆大枣核进来，韩老六使一个眼色，她会意，就对田万顺说道：“老田头，不是咱要退你佃，还是为你呀。咱这地薄，不打粮，你租别人好地，到秋后也能多落几颗。”

“六爷，太太，”老田头把手搁在胸前请求说，“你们不租地给我，我下一辈子也还不了你们的饥荒，我只一匹老瞎马，咋能种人家远地？六爷，我老田没犯过你啥章程呀，也没少交过你一颗



租粮……”

韩老六冷丁(注:突然)坐起来,切断老田头的话,劈头问道:
“共产党工作队来了,你说好不好?”

“不懂六爷的意思。人家工作队好赖,咱庄稼人哪能知道呢?”

老田头这样说着,可他心里想,工作队是八路军,八路军三营驻在屯子里的时候,有五个同志住在他家里,天天替他扫当院,劈柴火,要说他们不好,那是昧良心的话。但在韩老六跟前说工作队好,他不敢,说他们坏,又不情愿。他就含含糊糊说了上面这一句。

韩老六说:“工作队来,该你抖起来啦。”

“六爷真爱说玩儿话,工作队跟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

不待老田头说完这话,韩老六瞪他一眼说:“告诉你吧,工作队是待不长的。‘中央军’眼看就要过江来。你别看他们挂着短枪长枪的那个熊样,到时候,管保穿兔子鞋——跑也不赶趟。老田头,咱们是老屯邻,我不能不照应你,你要想长种我的地……”

说到这儿,他停顿一下,斜眼瞅瞅老田头。心眼老实的田万顺听到“工作队是待不长的”这句话,正触动心事,他正担心他们待不长。他那额头上,被岁数和苦楚趟出一条条垄沟,现在,星星点点的,冒出好些汗珠子。

